

關於蕭軍及其
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



未完
1949 敬山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

編者的話

作家蕭軍在哈爾濱主編文化報（五日刊），從創刊以來就經常的犯錯誤，違反教育知識青年的文化政策，至去年八月文化報五三期就更加嚴重的散佈反動思想，發表了反蘇的「各色帝國主義」謬論以及反對人民解放戰爭的「黃豆相煎」的駭人聽聞的言論，因此，引起哈爾濱文藝界的批評，首先是生活報，在二十四期發表了「斥『文化報』的謬論」的社論以後，接續的就展開了廣泛的論爭，在生活報二十六期上以「分歧在那裏」為題，指出蕭軍主要的基本的錯誤是在這樣兩個問題上，即：一、在對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爭性質的認識上。二、在對蘇聯關係上。蕭軍對於人民解放戰爭是看成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親兄弟」的相鬥，他沒有理解人民解放戰爭是革命的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戰爭，蕭軍還散佈「和平幻想」，這種言論是對敵人有利的。不僅如此，蕭軍還對蘇聯肆意加以謗毀，挑撥哈爾濱中蘇兩大民族的關係。這些，都

遭受到文藝界的嚴厲批評。在這論爭中，知識雜誌、文學戰線，都參加了論爭，將論爭問題。展開得相當廣泛，如：論蕭軍的個人主義，論蕭軍的「批評自由」，一輪蕭軍的求真，以及魯迅不能替蕭軍打仗一等等論文。論爭中黨的與非黨的作家如陳學昭、草明、周立波、馮加、宋之的、王坪等同志都發表了批評文章以後，在吉林各地文藝界也都參加了鬥爭，在哈爾濱的機關職員中、學校中、工廠中，也都開了批評蕭軍的會議，展開熱烈的思想鬥爭。

現在，蕭軍的反動思想，已遭到大多數人們的反對，認為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反動言論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和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思想結合的雜粹。蕭軍是個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他看到革命快要勝利，患得患失，由於他的個人主義沒得到滿足，他就持命的想給自己保留一份思想陣地，作為向革命勒索的資本。蕭軍的錯誤是原則性的錯誤，對人民，對解放區是有害的。這一鬥爭一直繼續到現在，對蕭軍的批評是越來越廣泛，更加系統化了，而蕭軍本人還在各方面狡辯，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無自我批評精神，以市儈流氓的手法，來掩蓋自己所犯的錯誤，這是不能允許的。蕭軍所犯錯誤，不僅是蕭軍個人而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因此，文藝界很嚴重的注意這一思想鬥爭，這是東北文藝界思想戰線上重大事件，大家都很關心這一鬥爭，也都很嚴肅的參加這一鬥爭，

無疑的，這一思想鬥爭的結果將更加鞏固與提高文藝戰線的思想與原則性，將對今後東北文藝運動發揮相當的推動作用。

北平的讀者，雖然沒有讀着蕭軍的反動思想的文章，但蕭軍的這種反動思想，有它相當的代表性，因此我們把東北日報二月十三號劉芝明同志對蕭軍思想的全面批判文章轉印出來，作為讀者對於認識思想問題和文藝問題的參考。

目 錄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劉芝明）	一
一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原則性的；其思想本質是墜落的，腐蝕的，反動的。	一
二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	六
蕭軍思想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六
三 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	二三
四 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反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	三四
五 狹隘的民族主義	四〇
六 要把小資產階級引向進步；而不能是引向落後，反動。蕭軍的小資產階級道路，乃是死路。	四六
七 關於批評與文藝批評	四五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蕭軍問題的决定	六五
東北文藝協會等十五團體聯合大會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	六九

二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原則性的，其思想本質是墜落的，腐蝕的，反動的。

去年九、十月間，在哈爾濱等地，由生活報而展開的，文藝界，青年學生，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我認爲基本上是正確與必要的，而蕭軍及其文化報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基本上錯誤的，至於文化報在某些羣衆中所起的作用，則是具有嚴重危險性與毒害的。

這個鬥爭，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假公濟私」，是「踏倒蕭軍」，是「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和物，妄想一統天下稱霸稱尊」，而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鬥爭。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是思想上的錯誤，是原則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管蕭軍有意與否，但按其實質則是墜落的，腐蝕的，反動的；是嚴重的違反了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違反了他所承諾於黨以及黨希冀於他教育羣衆的任務，違反了作爲一個通常革命作家所應有的品質和應盡的職責。

黨軍在文化報上所教導於羣衆的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是魯迅的思想與精神，甚而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水平都未達到（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我們是歡迎的，合作的，但應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不能混爲一談）。他是打着「馬列主義」和「魯迅」的幌子，偷運反動思想的雜拌，散佈於人民有害的毒素，希求達到他的個人主義的滿足。

（我們只要翻閱一下文化報（到目前爲止已出六十五期，五日刊，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創刊），便到處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對人民、對解放區、對共產黨的不滿、誹謗、侮辱、毒害、和諷刺，例如在第八期上有一篇極惡毒的諷刺文——「新年獻辭」，編者按爲「該稿因其文體腐臭，本擬不登，惟察其內容，尙間有可取者，祇好忍痛刊出，聊備一格，此後擬不爲例。」全篇獻詞共七項，如：「支援前線也！擁護民主政府也！擁護中國共產黨也！打倒蔣介石趕走美帝國主義也！建立新人生觀也！」等等。這些題目是很堂皇的，至於內容，倒不是如編者所講的是「忍痛刊」，而是「有可取者」——這就是作者誹謗土地改革爲：「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強盜行爲，真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尙不爲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這就是作者在「贅語」應改爲「聲討」——引者註）中給「黨、政、軍、民」扣上一百二十四個主義的

帽子，茲略舉如下：

「……『阿Q』式『驢不起』主義，『吉訶德』式與風車作戰主義，吹毛求疵主義，馬馬虎虎主義，游手好閒『二流子』主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主義，『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主義，『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主義，諱疾言醫面子主義，言行脫節主義，『吊而郎當』主義，檢查工作極端子主義，『王八拉車沒後勁』主義，慢性自殺與自暴自棄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主義，享樂主義，疲踢主義，虎人主義，鑽空子主義，拍馬主義，欺上瞞下主義，溜上驕下主義，經驗主義，自然主義，自流主義，空想做夢主義，正統主義，不學無術主義，報功掩過主義，不澈底主義，怨天尤人主義，發牢騷主義，無計算的『大鑿酒油滿地榆芝蔴』主義，『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主義，唯利是圖主義，『點頭草隨風倒』主義，陰陽臉兩面派主義，空談主義，拜洋主義，奴隸奴才主義，不誠懇的『手腕』主義，吃裡扒外主義」，……」

作者蕭軍爲舉出這些（實際上是造謠）乃是「君子愛人以德」（II）諸讀者看仔細！這就是作爲朋友的蕭軍，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人衣裳，給人民和共產黨所獻的「祝辭」！這是多麼惡毒的中傷啊！這是多麼使人憤激而難以容忍啊！

蕭軍離開了人民的光輝、生長、喜悅和健旺。他專心搜索太陽中的黑點，而且是造謠，無中生有，加以擴大、醜化。他把解放區的人民，描寫成爲欺詐、偷竊、下流、機械、無知……例如他以「偷花者」（文化報四九期夏夜抄）、「這點小事」爲題，測驗出一種國民道德的水準以及那種可怕的損人不利己的人心。他描寫解放區的工農階級爲偷竊、下流。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還有更甚的，他仇視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把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比做「丑角當權」，他認爲共產黨裏「真正的丑角是穿上戲袍，善良的人反却充了丑角，共產黨儘讓那些「丑角當權」。使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談談笑笑隨便凌辱的屍首，台下的人都看得大拍其手，可是觀衆的日趨逃避現實，神經的日趨堅硬，並不是無稽之談了。」（五一期丑角雜談）蕭軍說「在這些「丑角」的統治下，「祇求機械的統一」，結果，人民的積極性的人格，人民的積極性的創造精神都被蔑視了，甚而被殺死了。」（四五期政教泛談）。

這就是蕭軍反對以共產黨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人民的統治。

這是够多麼刻毒的啊！！這已經不是朋友的謬言，而是毒箭射擊了。

蕭軍的思想發展到最近，是更加墮落了，更加腐臭了，而且走到反動的地步了。這就是他在文化報五三期上所發表的「各色帝國主義」的理論，及「來而往非禮也」的反蘇濫調，以及他的「撫今追昔錄」中的「其豆相煎」的反對革命戰爭言論。往後的幾期，他的反蘇，反對革命戰爭的情緒和思想是繼續的發展着（這在下邊還要批評到）。

蕭軍的思想是瀕臨於危險的境地上了。

二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蕭軍思想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蕭軍思想發展歷史的原因，同時又有其當前的社會原因；蕭軍錯誤乃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蕭軍作爲一個作家的生活是開始於『跋涉』這本小集子上，這本小集子是一些短篇的東西，大半是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年間寫的。

這些短篇主要的還是自我表現的東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但是『窮逼得他們實在太不情而了，』『跋涉』——桃色的線——『他們拚命的和環境奮鬥，他們只是咬緊牙關，硬着心腸，肉搏般的同窮困來抗戰』——同上——於是他選擇了『文筆生涯』，這是當時一種對現狀不滿，再加上喜好文藝，並能寫寫的知識分子所能够走的一條道路，這條路有着進步的因素。

由於他窮，就靠自己的力量（其實也是社會力量推動的，不過蕭軍沒有意

讀到「寫文章過活」，因此，就更多的看重了自己是一切。雖然有時候也關心到「下等人」（「設法」中的一篇短篇，一九三三，八，一一），也會厭恨過那「粗圓白柱的樓房」，「是什麼殿堂，是什麼王的宮」，「是上等人宴會的地方，是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同上）但這些都是由於自己也是窮的，不是由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而來的。作為知識分子如蕭軍這樣的人，在當時對於「下等人」，還不是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只是配角。

這時期，蕭軍的作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主題，一面是窮困，一面是愛情。

至於人生究竟「走向那裏呢」？

蕭軍只有這樣回答：「左不是在地球子上滾吧！滾到那裡算那裡！地球子如果允許我們滾時，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到另個星球上去白相白相。」（桃色的線）

這時期，蕭軍還沒有明確的人生觀，還只是幼稚的本能的作為個人而出現在世上，沒有真正的深刻的看到人民，看到階級；至於敵人，不管是階級的，是民族的，都還是模糊的，甚而是不關心的，只有當着敵人刺到他自己的頸上才抗拒一下，但也並不堅定。這點，在蕭軍往後發展，也是如此。但窮困與文筆生活，總算是推動他走向進步的一個因素。

『八月的鄉村』是蕭軍創作生活的新的階段，水平是超出『跋涉』，這部作品是反映了當時東北羣衆的抗日要求與情緒的。他所要反對的敵人是明確的，這比『跋涉』和以後的作品都表現得明確。文字是粗野、新鮮、生動、有力……從已經走過抗日戰爭時代，再去回憶那段艱苦奮鬥、曲折奔波的歷史，使人感到『八月的鄉村』確還有些現實主義的表現。這就是『八月的鄉村』中的抗日游擊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艱苦地奮鬥着，預感到曲折、辛苦，要走較長的道路，但最後，革命勝利是一定的』（『八月的鄉村』，第十頁）。這個是由作者假書中的蕭明的嘴說出的，作者之所以能够有此見地，正是偉大政黨——共產黨給他的智慧。這個智慧就是力量，支持了那些年代的艱苦的抗日鬥爭。

但是作者蕭軍並沒有真實的理解這個，他在書中表現的是抗日狂熱多於這個理性所支持的力量，因之，讀者從『八月的鄉村』裏只能得到一些抗日印象，同蕭軍烈烈的感覺，而不能由於這個作品，喚起真實的有前途的戰鬥下去的精神。『八月的鄉村』作者沒有真正懂得『中國人民是不能被奴役到底而要戰勝敵人』的，因之歷史是勝利的（抗日是勝利的）。但『八月的鄉村』是悲劇的結束了（雖然作者是在結尾上還寫到：『……到帽兒山等我們去吧！……就是這樣準備明天的吧！』（同上，二二六頁

爲什麼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呢？這就是說這本書沒有告訴我們抗日的真實力量的所在，也就是這本書的最大弱點和矛盾，就是說這本書客觀上雖反映着廣大羣衆的抗日要求與情緒，但主觀上却是把它寫成一支在空漠的曠野上，游魂似的行走的孤單隊伍，人們看到他們，雖不「驚慌」，但似乎也並不「熟悉」而「親熱」。（同上，一九九頁，等到這支隊伍進了「集場子」，商家的代表、農民的代表、學生的代表、什麼的什麼……還像迎接胡子似的迎接了抗日隊伍。）

我們很可以理解，在任何一個運動初期，可能是先由一點或某一較先進的一點起來，但這一突出的一點在要求與情緒上是一定與廣大羣衆聯系的，但這個並未爲作者所理解；或者這個點是由於某些主觀上原因而脫離了羣衆，但也未爲我們作者所理解，使得這本書未能在這一點上分析現實，批判現實；這是由於作者在當時並未十分清楚的了解抗日鬥爭的基本力量是什麼，因此才這樣把抗日鬥爭極力渲染爲個人英雄主義的事業，爲「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爭平等的好漢子，這是露臉的啊！」（同上，一四九頁，「將來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哼！人也不算白活一回！」同上，二〇四頁）「人橫豎還不是一輩子，男子漢，大丈夫，總得闖闖，儘死一輩子在莊稼地裏，有什麼出息！」（同上，二〇四頁）正是因爲作者以個人英雄主義事業來理解抗日鬥爭，他必然會看不到羣衆，

必然要脫離羣衆，而且羣衆也就對於這支隊伍覺得是自己以外的東西了。

因此，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嘗着他描寫抗日情緒時是激動的、熱情的，但是一接觸到階級問題時，則就顯得軟弱無力了，就要暴露出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了。例如當着地主王三東家用武裝抗拒（抗拒原因姑不論它）抗日游擊隊時，陳柱司令逮捕了他以後，要執行槍決，命令蕭明執行時，蕭明遲疑的說：「槍斃他們必要嗎？等到地主死後，蕭明則又感到一種矛盾的輕鬆說道：『這是對的！』（同上——三八頁）。蕭明這時也並不是從政策上考慮這個問題，只是從人道主義去感染，然而作者蕭軍倒沒有明確的批判，其他如作者處理蕭明與安娜的戀愛問題上（同上——一七七頁），是很不合理的，是完全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設想的，由於處理這個問題而引起以後的一些問題，作者反認為是寫知識份子的情緒波動。當然，作爲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不應因爲戀愛而失去鬥爭意志，但是，作者本想寫知識份子在革命中的動搖，而恰恰是自己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處理這件故事的，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情緒』的反映啊！

由此可見，這本小書是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而不是無產階級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裡所反映的民族抗日要求與情緒，是有其現實基礎同廣大的羣衆的基礎，但作者是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情感、立場描寫的。抗日

不管任何曲折艱苦，但因為抗日是以工農羣衆為基礎的，所以他一定會勝利的。然而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的面貌把他抹了一下，就在「八月的鄉村」的形式下把它抹了一下，好像是無力量的、無前途的。這確不是歷史的往前發展的真實，而是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性的無前途的表現。其次，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是廣大羣衆的集體的英雄主義的事業，表現在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共產黨所領導的英雄的模範的事業上，這裡就不能是個人主義的英雄事業，像「八月的鄉村」所說教的「男子漢、大丈夫、所闖出來的」事業。

「八月的鄉村」中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是被作者生硬的割裂開的，階級鬥爭的政策是概念的擺在書案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帶有小資產階級「左傾」盲動的政治色彩；在革命領導上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脫離了廣大的羣衆。這個在當時作者也是不能理解的。不過，可以由此得到一個作為作家應當如何反映現實的要求，就是作為一個革命作家要深深體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原則和政策，並有血有肉的與自己的階級觀點、方法、立場聯結起來，去觀察社會、階級、歷史……這樣，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中不能掌握到無產階級觀點、方法、立場，因此他的民族思想就表現了決定性，就帶上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這就是「八月